

◆潇湘家书

致父书

徐力帆

亲爱的父亲:

晨信佳!

现在是2021年2月10日晚23:50,还有十分钟就将迎来春节时段,再过一个半小时,我就要换上衣服奔赴哨位。

说来惭愧,初次给您写信,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最近联系,多是有事相商,少有无关紧要又心平气和的聊天。不知近来您的身体还好吗?前些日子听大姑说您开会时一直在咳嗽。烟这个东西该戒就戒了吧,督促你戒烟,也是爷爷给我下的死“命令”。

本以为这次过年能回家一趟,应该也是近几年唯一一次回家过年的机会了。想着一家三口出门拜年走亲戚、逛街晒太阳的幸福,再看着你和老妈为了谁买单而拌嘴好笑的场景;抑或是坐在家和你小酌几杯听着屋外小孩和着鞭炮声闹春的欢笑,聊着自去年8月毕业工作以来的感受,听着你“把优秀当成习惯”的“老三样”,归思不免急切。

但就在我将回家的一切都安排好时,假期取消的通知说来就来。说来也可笑,每年过年都忙着规划到哪里旅游,提得最多的就是新疆,今年果真留在了新疆过年。我给你打电话,说:“不回来了,留下过年。”没想到你俩絮叨两句后说:“应该的。你不回,我俩一样能过个好年。”而我分明感觉到了你们的不舍!这也大概是二十几年来我们之间最能相互理解的一次。

自记事起,我俩的感情就像积木,明明一脉相承却又常需要人为地拼凑,有时不堪一击却又重建得千变万化。以前常不能理解为何你总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“指手画脚”,还必须按你的要求来做。或许是我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导致你时常对我理解、不信任和各种试探。

没记错的话每年过年都得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吵上好几回,平时在家时也一样。但现在甚至以后,可能“吵架”的机会都少了。在外过年将成为早有预期的常态,只是第一次难免多愁善感。看着亲戚朋友们的朋友圈,也是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思乡情怀,所思不过就是和你们在一起“吵”的氛围。

有人说,自古忠孝两难全。但我想说,忠孝本就难全,即使是努力工作,也无法弥补未尽的孝顺。更何况,于我而言,干好工作就是本职所在,而尽孝则无可避免地成了一大缺憾,只是希望能用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来填满这个缺憾罢了。现在真到了这个时候,虽职责所在不容许多想,但爷爷奶奶近期身体抱恙,奶奶这个星期身体才稍微能活动一下,外婆又有着常年操劳落下的病根,二奶奶明明身体好好的却突然仙逝,如此这些,让我如何不能多想?在我这个二十出头年龄,却会因为职业的特殊性,和亲人竟然到了见一面少一面的程度。随着我的一步成长,一同消逝的竟是那些陪伴我成长的长辈们的健康。

所以你还是要多听听劝注意身体,少抽烟、少喝酒、不熬夜。烟能慢慢戒掉就最好,实在不行就在他们面前少抽。其他的我相信你总有办法,纵使你生活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或是其他种种,你一直都很有办法。

你常担心我现在的的生活,担心我适应不了,但我正一步一步把一切变好。毕竟穿上这身军装不仅是自己的理想,还承载着你的期待。你一直在鞭策自己进步,而我也未曾闲着。元旦节那天你来电话说你通过了北师大的家庭教育高级讲师的笔试,而我那时体能也进步迅速,同时还在温习自己的专业知识……

写到这里也到了上哨的时间,重大节假日,可不敢稍有疏忽。想着写这封信时,结构、内容想法良多,感触也颇深,而真动起笔来也不过是东扯西扯,颇有点“临表涕零,不知所言”的感觉。不过,于我于你,也无需修缮言辞。

最后祝您新的一年:身体健康,一切努力均有回报,一切价值都得以实现!

(徐力帆,邵阳市人)



◆六岭杂谈

转手摘新月

袁嫦娥

我有时想:七十岁八十岁了,没什么事做了,游游荡荡打发日子吧!

可是当我走进八十八岁高龄、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易重廉老师家时,觉得“此言差矣”!

易老师家两间书房,一间藏天下名著伴着自己的书法作品,一间藏着自己已出版的著作和尚未出版的文稿。易老师每天除了外出散步,就是在这两间书房里读书、写书,写各种研究论文,写读名著的评析与感悟,写新时代新生活的年华……

因为读书破万卷,所以师高弟子强。他的学生满天下,有要职高官,有专业名人。他的一位学生送给他一副对联:“儒士满经纶,昔年幸遇良师,福啊;文坛

称方家,今日拜读佳作,喜哩!”

易老师不仅是良师,还是学者,对楚辞、古典文学、民间文学、文字学都有很深的研究,写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,多发表在全国著名杂志上。尤其是他的《中国楚辞学史》,是国内外研究楚辞学史的开山之作。《屈原综论》《文艺湘军百家文库·民间文学方阵·易重廉专辑》等著作出版后,反响很大。

易老师博览群书,知识渊博,才华横溢,但从无私存,更不炫耀,而是无私地奉献给社会,经常举办“文学讲座”,把知识传授给好学之人。

易老师有句名言:“何惧夕阳西下,转手可摘新月。”多么豪迈的气势。

(袁嫦娥,曾任职于市教育局)

热爱生活

刘立新

朋友患脑溢血在医院重症室昏睡了一个多星期,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是生命太可贵了,要热爱生活。我听后,感慨良多。

对生活要有火一样的炽热。这种火要能够融雪、化冰、暖心。有了这种火,你对生活就会处处朝气蓬勃,时时精神抖擞,有使不完的劲,激不完的情。这种火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,燃烧着我们的人生岁月,成就我们事业的辉煌。

对生活要有牛一样的进取。鲁迅先生说: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牛的特点就是吃苦耐劳,脚踏实地,埋头苦干。

吃的是草,挤出来的是奶。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干出来的,而不是喊出来的,任何成功都是汗和血铸就的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绝不是轻轻松松、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。”他号召全国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。只有干,才能干出幸福生活,才能干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

对生活要有松一样的坚忍。

松柏属植物中耐寒、抗风的一类,陈毅元帅有诗赞: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。”青松会遇到大雪的积压,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。苏轼词曰: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面对这些逆境、坎坷,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,有了这种毅力,就能度过黎明前的黑暗,迎来明天的太阳,“柳岸花明又一村”。雪化以后,才知道青松的高洁;黑暗过后,才知道阳光的温暖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他们的成就靠的就是坚忍不拔的毅力,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。

“半边户”

杨能广

所谓“半边户”,出现在上个世纪的80和90年代。那时,城乡户籍严格分野,“半边户”专指夫妻一方为城市户口在外有稳定工作、一方为农村户口在家务农的家庭。当然,“半边户”中,还是男主人上班,女主人在家务农的占绝大多数。试想,在那城镇户口无比珍贵的年代,又有几个吃“国家粮”的城里妹妹会屈就嫁给农民哥哥呢?

我父亲在部队服役近十年,因为出身好表现好,转业后,被安置在外地一家军工企业当工人,与在家务农的我母亲成婚后,相继生下我们兄妹三人。因为当时的户口政策是子女户口随母亲,所以我们兄妹三人只能登记为农村户口,也只能在农村生活,我们家因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半边户”。尽管也是乡下人,但那时候“半边户”家庭的日子过得比普通乡下人好。

说是比乡下人日子好,那是因为在农村普遍贫困的年代,“半边户”家庭毕竟有一点经济上的“源头活水”。父亲每个月工资袋中那几张薄薄的“大团结”,能让我们穿上稍微新一点的衣服,能让餐桌上间或有点荤腥,能让我们在开学之际自豪地第一个将学费交给老师,也能让母亲在亲戚邻居有红白喜事时,送上一个比

较体面的红包……就因为这个,已足够让其他的全靠挣工分吃饭、在鸡屁股里抠油盐钱的纯农民家庭艳羡了。当然,还让他们艳羡的是工人退休后,可以安排一名子女“接班”(顶职)。

作为“半边户”一头的当家人,无论在多远的地方工作,家还是在农村;无论多么繁华的城市,对他们来说也只是暂时的寄居地。如我父亲和工友们比比,同样是当工人,双职工可以分到家属房,不用吃大食堂,周末和节假日可以一家开开心心逛商店、玩公园、看电影,经济条件更是单职工没法比的,毕竟是两个人拿工资。而身为“半边户”的职工,除了有身份的干部外,一般只能住集体宿舍,吃饭就去食堂敲着饭钵排队。偶然想看个电影打个牙祭什么的,一想到乡下还有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要养活,就失去了底气。尤其是休息的日子,他们感到分外无聊,不是窝在宿舍蒙头大睡,就是一个人坐在僻静处发呆……

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,“半边户”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。如今广大农民兄弟的日子已是越来越富足,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,这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呢!

(杨能广,任职于新邵县融媒体中心)



家园 郑国华 摄

◆岁月回眸

从未年轻过的母亲

牛耕田

天已正午,太阳炙烤着大地,热浪就像一条条银鞭飞舞,鸟儿们都躲进了树荫,只有那不怕热的蜻蜓仍旧在天空遛弯。

小塘冲的村头,伫立着一个干瘦的瞎老头,只见他双手紧握一根木棍,木棍顶在腋下支撑着摇摆欲坠的身子。他努力睁着一双混浊的白眼看向前方,似乎在乎焦急地等着什么人。老头姓魏,人称烦大爷,他两个儿子在外帮工,一个女儿嫁到河伯乡岩头岭。那天是烦大爷70岁生日,他在等女儿回来给他做生。这时,我母亲从地里回来,看到呆呆立在村头的烦大爷,立即想起那天是他的生日,就走近他身边说:“大爷,你女儿今天可能不会回来了。你跟我回去,我给你做生。”于是母亲扶着烦大爷回到家里,她翻出一升糯米,再配上一些粘米,然后磨成粉做成粩,再从石灰坛子拿出仅有的两块红糖,煮了一锅糖油粩。饭毕,烦大爷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。临行,烦大爷拖着我母亲的手深情地说:“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!好人一定会有好报!”

母亲的娘家是新宁县迴龙镇中山四人,18岁嫁到邵阳县塘田镇河边村小塘冲(时属武冈东区)。在我的印象

中,母亲从来就没有年轻过,她一直都是穿一身黑色妇女装,这衣裤从种棉花到纺纱、织布、缝制,都是她亲历亲为。她总是扎着耙耙头,把头发梳好盘在脑后,再用一个黑线袋子套好,用两根银色的钗子叉住。这两根钗子不知是什么材质,是她娘家陪嫁来的,母亲用了一辈子。

很多年前,每天天未亮,母亲把我们一个个叫醒,看牛、砍柴、做饭、扯猪草、拾狗屎……大家各司其职。我们家给生产队看一头水牛婆,每年有七百五十分工分,膘好还有奖励。母亲到队里赶工,一天底分七分五。中午队里有约两个钟头空隙,这段时间母亲则做好饭后去忙自留地,这可是全家的菜园子。晚上的时间才能自己安排,这也是母亲最忙的时候,纺纱、拧麻、切猪草、纳鞋底、缝衣服。有月亮的晚上她还到山里去刨灰,既可自己用,还可以投到队里换工分。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,那嗡嗡的纺车声,是我小时候最好的催眠曲。

由于母亲的辛勤劳动,她一年的工分会比一等男劳力都多,尽管如此,我们家总是吃不上平均口粮。为了少饿肚子,母亲偷偷在一个背人的山边

种了一块葛头。这可是好东西,叶子根部都能吃,而且它是三四月收获,那可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记得有一年,母亲把一块约五分的荒山上的柴草都砍倒晒干烧成灰,然后趁热撒上粟米种子,我们叫火烧粟,秋天收获一担粟。那一年少饿了好多肚子,后来就不被允许种了。

母亲共生育七女两男九个子女,都是自己生,从未去过医院,连接生员也未请过。母亲身体一直比较好,60岁以前从未住过院。她说她是家里的主心骨,怎么敢发病?但我们常见母亲的额头上、鼻梁上、脖子上有刮痧和拔火罐的印子。家人们如有伤寒病痛,都是母亲自己处理。

解放前,我四叔和五叔被抓了壮丁,婶娘接着改嫁,堂兄堂姐们都成了孤儿,只能由叔伯们抚养。听他们说:只有我母亲能将他们和自己的子女同等对待,让他们感觉到家的温暖。1968年2月,刚满17岁的我应征入伍,母亲把我送到村头。当我回头向母亲告别时,我发现母亲在抹眼泪。我震惊了!在我的印象中,除了爷爷奶奶过世时,我还没见母亲流过泪。瞬间,我的鼻子发酸,心也一阵阵地揪。

(刘根林,笔名牛耕田,邵阳人)